

论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

宋立华

(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平 136000)

[摘要] 在中西方教育史上,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伟大的教师形象, 对后世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善于倾听的教师, 有值得称道的教学倾听实践。从倾听目的、倾听态度、与言说者之间的关系、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四个维度, 对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典型教学片段及相关材料进行比较与分析, 有助于深入思考当今教学倾听的若干问题, 从中获得重要启示。

[关键词] 教学倾听; 孔子; 苏格拉底; 比较;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6) 08-0004-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801

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观的转变以及知识观的转型, “教师成为倾听者”的呼声已然是教师角色的内在要求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作为倾听者的教师, 其角色内涵是什么? 他们具体的教学倾听实践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是当今教学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有许多途径, 如若我们试图从教育史中寻找些许线索, 孔子和苏格拉底即是再好不过的典范。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方文化源头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教育史上, 二者都是以伟大的教师形象出现的, 他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对后世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学过程中都不采用灌输的方式, 而是循循善诱地进行启发和对话。可以说, 他们是优秀的教学对话者, 也是善于倾听的教师。通过对孔子与苏格拉底典型教学倾听片断进行分析, 一方面可以再现优秀教学倾听者的形象以利于我们进行模仿与学习; 另一方

面, 也可以为当今时代教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倾听者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启示。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倾听 实践比较的说明

“倾听”与“听”不同, “听”是一个由于耳朵鼓膜受到声音刺激而产生振动并将此振动传向大脑的纯粹的生理反应, 是对信息无选择接收。倾听则是对刺激的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注意与意义解读, 是“用心细听”的过程。从倾听者的角度来看, “用心细听”意味着倾听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倾听情境中, 进入到倾听对象的内心深处, 去感悟和理解那些表面的或潜隐的话语。故倾听关涉到倾听者的“耳、目、心、口”等多种器官, 是倾听者这些器官的协同合作: 用耳朵接收那些有声的信息, 用眼睛观察那些伴随着声音出现的非言语

[收稿日期] 2016-04-19

[作者简介] 宋立华 (1974-), 女, 吉林大安人,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178号)

信息,用大脑(心)去解读那些有声、无声信息的表面含义和隐藏的真实含义,最后经由“口”对这些信息进行回应。因此,若想准确再现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倾听实践的完整过程,视频、影像资料最有说服力。然而这样的要求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借助于现存的文本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和逻辑推测,梳理二人的倾听实践。

对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实践进行文本分析需要确定分析的文本来源和分析的维度,因为前者关系到真实性的问题,后者关系到分析的具体结果。在分析文本的来源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一生未著一言,但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其言行进行了辑录或回忆,这为我们进行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孔子,我们主要考察全面反映孔子伦理道德思想、再现孔子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的儒家经典文献《论语》。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著的《对话集》记录了苏格拉底与雅典人所讨论的各种不同问题,再现了早年寻根究底的苏格拉底;色诺芬所写的《回忆苏格拉底》,着重追述了苏格拉底对政治、宗教、道德等问题的看法。上述文本中所记载的若干片段,既有师生之间观点的交锋,也有对师生倾听时行为、神态的描写,这些都是我们分析的重要来源。

在分析维度的划分上,我们选择了倾听目的、倾听态度、与言说者之间的关系、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四个维度。选择倾听目的这个维度是因为“耳朵是最由精神决定的器官”,^{[1](P18)}倾听者的主观意愿决定了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去倾听,决定了他对倾听到的内容的反应状态;选择倾听态度这个维度是因为倾听是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倾听者的态度会影响到对话的进程、他人言说的积极性;选择“与言说者之间的关系”这个维度是因为教学情境中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关系的构建(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等)对教学效果有直接的影响;选择“与知

识之间的关系”这个维度是因为与一般情境中的倾听相比,教学倾听更为重视知识传授与创新。当然,这四个维度仅仅是笔者根据倾听以及教学倾听的特点而进行的逻辑上的划分,并未穷尽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倾听的全部。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倾听实践比较

1. 倾听目的的比较

倾听目的就是倾听者为什么要倾听、试图从倾听这个行为中获得什么信息的最初预想。如若没有明确的目的,外界所传入耳朵的声音必然是杂乱无章的或者直接被倾听者自动屏蔽掉。教师倾听的目的与他对教学的理解以及所传授的教学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为“文、行、忠、信”,属于典籍和道德教育。^{[2](P64)}这就决定他不可能通过逻辑推演或科学实验等方法来进行传授,而只能采取权威形式站在道德或见识的制高点上进行教诲。他的教师角色更多地类似于将一个博学者和智者的观点呈现出来并为学生释疑解惑,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教师和真理持有者的形象。当孔子倾听学生的提问或回答时,他心中早已有了依靠自己非逻辑推演得来的见解和看法。他倾听的目的只是确定学生的困惑所在,或者判断学生的回答与自己观点之间的吻合程度以便进行教学。如当子贡困惑于那些对民众进行施予和救济的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仁人”并求教于孔子时(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当即就给出了非常直接的评判,赞誉这种行为“岂止是仁德,简直是圣德”(何事于仁?必也圣乎)。^{[3](P56-57)}再如当孔门弟子司马牛问仁时,孔子对曰“仁者,其言也讱”(仁的人说话是谨慎的)。司马牛对此并不理解,认为如果说话谨慎就算是仁,则仁也过于简单了,因此进一步追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说话谨慎,这就算仁了吗?)。孔子则针对其困惑深入解释道:“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谨

慎吗?)[4](P107)《论语》中类似这样“生问师听并解释”的场景比比皆是。从中可见孔子与弟子之间的简短对话类似于教义问答,他的倾听是为更好地传授自己所持有的“真知灼见”服务的。

苏格拉底注重道德哲学,所研究的是人自身的诸如生死、善恶、美德、权利、自由和责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苏格拉底深知是很难加以定义或得到普遍认可和共识的,所以他经常引导他人去反思并承认自己的无知,而这个结果在对话之初就已经明确。分析《回忆苏格拉底》中所描述的苏格拉底与尤苏戴莫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一段对话,[5](P144-147)苏格拉底的认真倾听只是寻找对方思维过程中的漏洞并针对漏洞进行提问,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对方认识到自己原有观点的谬误并进而反思和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样的倾听目的下,苏格拉底掌控着对话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如果“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对话不能沿着他所期望的方向进行时,苏格拉底便利用他那独特而辛辣的缝隙,或指桑骂槐,或鼓动或毁谤,引导对话纳入正轨”。[6](P309)

2. 倾听态度比较

倾听态度是倾听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既能反映出听者的个人品质,也能对听者与说者之间关系的构建产生影响。态度是伴随着言语表达更是伴随着非言语表达而显露出来的,很难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只言片语的记载进行推理和分析。可以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表现了真诚的倾听意识与谦和、耐心、鼓励的态度。

《论语·先进》中的“侍坐”片段是孔子师生五人就理想志向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场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倾听态度。[7](P121-135)教学伊始,孔子即言“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就不敢说话),表达了真诚的倾听意识和谦虚的倾听态度,为弟子创设了宽松、安全的言说氛围,这使得子路、冉

有、公西华三个弟子随之先后发言。面对最后发言的曾皙的特殊表现:“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没有立即停止弹瑟,而是让声音渐渐稀疏下来,铿的一声,放下瑟),孔子没有催促而是耐心地等待。当曾皙试探性地言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孔子答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再次表达了其良好的倾听意愿及耐心的引导和鼓励:“这有什么担忧的呢?各自都说一下自己的志向吧”,打消了曾皙的顾虑,使其能够大胆言说。与孔子相似,苏格拉底在倾听过程中也展现了良好的倾听态度。他就像一只“雅典牛虻”一样,在大街上、树下、澡堂里、集市中同各式各样的人探讨问题,真诚且耐心地倾听他人言说,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即便是苏格拉底被神喻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也没有给对话者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而是尽情地与其讨论各种问题。这些都是苏格拉底真诚的倾听意识和耐心、鼓励的倾听态度的功劳。当然,有时苏格拉底也对他人进行嘲讽,但嘲讽的“目的不在于使他人丧失名誉,而在于帮助他,希望他得到解放并使他向真理敞开”。[8](P93)通过上述片段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之处:真诚的倾听意识和谦和、耐心、鼓励的态度。这些特质树立了二者一代大师可亲可敬的形象。

3. 与言说者关系的比较

教学中,师生关系尤为重要,反映在倾听过程中,就是话语伙伴之间的关系,它会以无形的氛围影响到倾听的整个过程与实际效果。在此,仍以“侍坐”为例,探究一下作为倾听者的孔子与作为言说者的弟子之间的关系。上文已述,孔子具有愿意倾听的民主态度,但这不等于会换来弟子敞开心扉的真诚言说。在子路“率尔”遭到“哂之”后,冉有则谨慎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以一缩再缩的数字表达了对自己回答结果的担忧和对孔子的惧怕。公西华的“非曰能之”,“愿学焉”,“愿为小相焉”,一而再地说自己不行,

这表面看是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其实质是害怕自己的言说会遭到如子路一般的“哂之”。由此可见,孔子虽然有良好的倾听意愿和耐心、鼓励的倾听态度,但这种意愿和态度对其弟子而言依然是有无形压力的,孔子在精神上是居高临下的。换句话说,无所不知的全能者形象与倾听过后的是非评判使得孔门弟子压力倍增,在这样的交流与互动中孔子的权威地位不容挑战。这也可以从该片段的题目“侍坐”中看出一二。“侍坐”意思是“尊长坐着,己站立侍奉”,学生的“站”与“侍”即表明师道尊严。可见,即便是孔子愿意,他与弟子之间也很难形成真正民主平等的关系。

反观苏格拉底,在与他人交谈前,他首先告诉对方自己一无所知;即便是神谕告知他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也仅仅认为自己无非是比别人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已。而且,苏格拉底在倾听过程中对他人观点并不是做“是非对错”的直接评判,而是顺着他人的思路和逻辑推理去寻找其思维上的漏洞。尽管他同样控制着对话的进程及结果,但也并非像孔子那样是通过知识霸权来形成该局面的,他是通过主导问题的线索和运用辩证法来实现的。所以,在对话过程中,对方敢于将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让苏格拉底知晓,这与“侍坐”场景中的冉有、公西华在说出自己观点时的谨慎、畏惧截然不同。可见,苏格拉底并没有给他人造成过多的压力和不安,交流过程相对平等。当然,这种关系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平等,但与孔子相比,苏格拉底的权威地位并不是非常明显。

4. 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比较

知识是考察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标,脱离知识的教学就失去了教学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知识的获得过程以及获得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实践是一种典型的知识传递过程,它能够使知识准确无误地在不同主体

间进行复制和传递,这归功于孔子与苏格拉底渊博的学识、恰当的方法与良好的倾听态度。但是从新知识产生的角度来看,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倾听实践因其倾听目的以及在此目的下导致的对他人观点缺少完全的包容而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前文已述,孔子与苏格拉底在倾听前对事情已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倾听目的或是评判或是解答或是寻找思维漏洞,以便将被倾听者引到自己的轨道上。他们“强调对于对话伙伴的立场的客观准确性作出判断,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根据获得的证据以及观点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进行验证”。^{[9](P111)}这样的倾听目的和缺少包容的做法就使得对话中不同的立场失去了一个存在的可能场域和机会,最终导致所有的异议都消解在一个合意中,获得了一个正确的或者说早已存在的观点和看法,因而无法产生新知识。

当然,在具体的知识获得过程和方法上,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孔子在言说标准上占有一定的制高点,他不能也无须接受他人的挑战性的观点,他所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他人的言说进行是非对错的判断和讲解。这种知识获得过程和方法是直接传授和告知,对他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包容的。苏格拉底则不同,他不是以权威者的姿态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让对方自由言说,随对方话语变化而变化,在此过程中依靠自身的智识和话语本身的逻辑使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明晰。即便是那些他认为明显地与自己观点相异的回答,他也暂时悬置自己的观点,顺着对方的思路去进行。整个过程未让对方强行接受现成的观点,也未将知识强加给对方,而是通过对方自己的探索辅以苏格拉底的帮助完成的。这样的倾听虽然不会有新知识产生,但对他人的观点是相对包容的,这种知识获得的过程和方法也对他人的思维发展有所助益。

三、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倾听的 当代启示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实践有“同”有“异”，其“同”与“异”皆由他们所处的文化样态、时代背景等“原生环境”以及个人特质、理念、所关注问题等方面造成，二者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但是以史为镜，鉴古观今，根据当前的时代特点与教育改革的方向，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学倾听实践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启示。

1. 教师理应成为倾听者

“听”是人耳先天具有的生理功能，“倾听”却是人类有意而为之的行为，它不仅“会通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体现时代精神”，^{[10](P119-136)}亦是人类感知世界、人与人之间交往对话的途径。在涉及人的各种活动中，倾听都广泛存在着并以潜隐的形式对活动中的人、活动的结果产生影响。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学生的社会属性以及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发展的特殊目的使得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频繁与迫切。师生间的沟通交流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以便让自己的所思所想能够被他人倾听到并得到一定理解；二是真正读懂他人心中的想法并对之予以回应。这个沟通交流过程从外在看，是由言说所发出的各种声音所组成；从内在看，是由倾听以及倾听的效果所决定。可见，言说与倾听在师生沟通交流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在现实中，令人吃惊和意外的是，人们更为重视外显的言说在沟通交流中的作用，“倾听对于有效交流的重要意义却很少受到关注”。^{[11](P38)}许多教师封闭了自己的耳朵，让教室中充斥着自己的声音，不知道去倾听或者如何去倾听学生的声音。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教学效果的不理想。从对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教学实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倾听行为对其教师角色裨

益良多：无论是苏格拉底的产婆式诘问，还是孔子杏坛下的讲学，都离不开“教者”的倾听行为，都是通过倾听他人了解他人的基本情况、疑难困惑、所思所想，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话。可以说，倾听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二人教学成功的共性所在。

有鉴于此，当今时代的教师理应成为倾听者。这不仅是缘于孔子与苏格拉底成功教学倾听实践的启示和呼唤，更与保障学生权益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理念相一致。从学生的人格和权利来看，《联合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宣言》明确规定，要让未成年人自由表达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保证这些声音能够被倾听到。教师倾听学生的行为隐含着教师对学生认识、思考和表达世界能力的肯定，隐含着鼓励学生进行探究发现、积极参与教学的期盼，其实质就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权利。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教师成为倾听者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场景在于课堂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促进者是学生。当教师倾听学生时，他不仅会知晓学生在教育实践中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唤醒自己的教育体验，而且还会使自己处于不断的反思和学习状态中。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教师自身的教育体验，帮助教师增长和丰富教育经验，促进其专业技能不断成长。从这一意义上看，教师教学实践中“最重要的动词不是去说、去解释或去传播，而是去倾听”，教师理应成为倾听者。^{[12](P145)}

2. 教师应该具备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倾听目的与态度

前文已述，倾听是受人的主观意识控制的行为，倾听态度和倾听目的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最终效果。从倾听态度来看，孔子与苏格拉底真诚的倾听意识与谦和、耐心、鼓励的倾听态度等都值得当今教师学习。美国学者大卫·M·列文曾说：“我们的倾听不仅仅是一种认知能力，它总是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情感能力

和形成动机的能力。”^{[13](P41)}良好的倾听态度传递的是一种关怀、尊重与理解，正是这些促进了被倾听者的情感发展和交流动机的形成，也促进了教学的成功，所以当今的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倾听态度。

从倾听目的来看，当今教师应摒弃孔子与苏格拉底式的倾听目的观，具备与当前知识创新时代要求相一致的倾听目的观。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倾听目的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知识观和教学观：将知识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将教学视为传递知识的途径。在知识匮乏、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的古代，对于作为掌握知识的少数人之一的教师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因为那时他们承担的是“传授”或者“启智”的任务，是进行知识普及而非知识的创新，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他们的倾听不管目的如何都因尊重学生而优于那些生硬灌输的教师。但是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仅仅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暂时性结果，教学绝非仅仅是为了传递某种恒定的认知，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与时代要求息息相关，社会需要进行知识创新的创造性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仍旧固守和孔子与苏格拉底一样的倾听目的而不思变革，则必将与当今时代的教育要求相悖。

实质上，依然在现今课堂教学中大行其道的 IRE (initiation-response-evaluation) 模式就非常类似于孔子的倾听实践。I 指的是教师主动发起并主导着课堂的提问、指示与进程，提示着自己意图倾听到的内容以便能够推进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R 指的是学生的被动应答，此时教师在行动上看似在倾听学生，实质是试图在倾听并寻找自己的声音；E 指的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这与孔子提问发起对话—学生回答问题—孔子根据倾听到的内容进行是非对错评价的模式如出一辙。然而时移世易，时代已然进入到 21 世纪，孔子般的倾听目的必然会导致当今的教师选择倾听那些“好的声音”。此

处的“好的声音”指的是那些符合教师预设的回答，那些与书本和标准答案相一致的回答，那些有利于预定教学展开推进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的对话变成了一种“猜猜老师想听到的是什么”的“猜谜游戏”，这显然是错误的。

因此，教师应该树立与时代相一致的、有利于新知识产生的倾听目的观。他应该将倾听视为了解学生真实想法的重要手段，应该重视那些与教师、教材、教学设计思路相岔开或各异的“异向交往话语”，^{[14](P46)}应该将学生的所有声音纳入到自己的耳朵中并在倾听中注重寻找有创新性的、独特性的声音。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没有哪一种回答完全没有意义，但关键需要对各种可能的意义加以一连串的澄清，识别出这种意义背后的背景”。^{[15](P163)}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对学生观点的包容是必需的。因为有了包容，学生一些新的、独特的观点和立场就有了一个存在的可能场域和机会，就有利于“精彩观点”的诞生以及创新能力的形成。同时，教师的包容还有利于师生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当教师包容地去倾听学生的畅所欲言时，作为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师生就共同步入“我—你”之间，共同负载着课程内容，共同建构意义，凸显彼此的主体性。教学因此从教师单方面“给予”走向“互惠”，从静态的师教生学的不平等关系变为动态的平等的共生共学关系。^[16]

3. 教师要注重倾听智慧的养成

倾听是一种实践，而“实践情境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17](P19)}亚里士多德认为“听是容易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倾听正确的人，带着合适的关注，在恰当的时间，有好的结局，以正确的方式，不再是容易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了”。^{[18](P122)}所以倾听过程需要倾听智慧的参与。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倾听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倾听时的不确定性、回应的紧迫性与适

宜性突出了实践智慧的具体性、灵活性和可变性,凸显了二者倾听智慧的参与。从倾听的不确定性上看,孔子与苏格拉底倾听时均需面对从四面八方进入到耳朵的、具有即时性与单向性特征的声音,并要根据所需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在倾听发生之前或之时,孔子与苏格拉底无法准确预测转瞬即逝的信息,无法做出充分的相关准备,这就是一种即兴,是一种不确定性。从回应的紧迫性与适宜性看,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倾听既不是慎思意义上的纯粹反思,也不完全是自发的或任意性的行为,而是二者以智慧的方式对倾听过程的关注:倾听的情境通常不允许孔子与苏格拉底停顿下来进行情况分析,仔细考虑并决定最恰当的回应方案,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不断地采取行动。对于孔子与苏格拉底而言,他们成功倾听的秘诀是在适当的倾听情境中的适当时候,投入适当的注意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倾听到的内容进行思考和理解,进而对彼此言说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些行动有时表现为正确解读学生的言说内容,有时表现为耐心的鼓励和人文关怀,有时是利用非言语进行回应。总之,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倾听绝不是清晰的、严密的、按部就班的“理论的实践化”的过程,更没有所谓有关倾听的普遍的、固定

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原理或技巧。可以说,他们的倾听是在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境中依照具体境遇进行的适宜、灵活的运用和反应,体现了倾听智慧的充分参与,是植根于“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实践情境中的机智判断和应对的“实践智慧”。所以,当今的教师要学习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倾听智慧,尤其要注重在日常教学中培养这种智慧。

美国学者 Joseph Beatty 教授认为倾听智慧是实践理性知识与道德性知识的结合。^[19]前者主要涉及理解的优异,包括对他人理解 and 自我理解;敏感,即对人类普遍的认识以及对他人特殊性的认识;克服认知和道德诱惑、武断,如懒惰、分心、自我主义、自恋等。后者涉及尊重,包括把他人当作复杂变化的个体,允许对方成为自己;耐心和自制力;勇气,即迎接即将倾听到的内容时对自己造成挑战的勇气。可见,倾听智慧涉及诸多方面,由信息的选择与思考、倾听过程的中断、倾听中的等待、倾听后的回应等多个相连环节组成,并呈现出机智、敏感、回应、专注、自制等多种表现形式。教师只有注重倾听智慧的养成才能使其真正倾听到学生认知、情感、德性以及个性等方面的声音,为教学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注释:

- [1] [丹麦] 克尔凯郭尔著,陈俊松、黄德先译. 非此即彼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 [2]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见《春秋》孔丘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 论语·述而篇第七 [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3] 《春秋》孔丘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 论语·雍也篇第六 [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4] 《春秋》孔丘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 论语·颜渊篇十二 [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5] [古希腊]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 回忆苏格拉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6] [日] 佐藤正夫著,钟启泉译. 教学原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7] 因篇幅问题,全文在此不做详细的摘录。具体内容见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法] 让·布伦著,傅勇强译. 苏格拉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9] Burbules, N. C. Dialogue in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 [10] 张华. 研究性教学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Lyman Steil et al. Effective Listening: Key to Your Success Reading [M]. MA: Addison-Wesley, 1983.
- [12] Rinaldi. C. In Dialogue with Reggio Emilia: Listening, Researching, and Learning [M]. London: Routledge, 2005.
- [13] [美] 大卫·米希尔·列文著, 程志民等译. 倾听着的自我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 [14] “异向交往话语”是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借用哲学家坎原资明对交往类型的划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详见 [日] 佐藤学著, 李季涓译. 静悄悄的革命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3.
- [15] [德] 伽达默尔著, 陈春文译. 哲学生涯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6] 吴康宁. 学生仅仅是受教育吗? ——兼谈师生关系的转换 [J]. 教育研究, 2003 (4).
- [17] [美] 唐纳德·舍恩著, 夏林清译. 反映的实践者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18]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廖申白译注. 尼各马可伦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9] Joseph Beatty. Good Listening. Educational Theory [J]. 1999, 149 (3).

On the Teaching Listening of Confucius and Socrates

SONG Li-hu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Confucius and Socrates both appeared as great teachers, leaving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later ages. Confucius and Socrates were both good at listening and listening practic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ses Confucius and Socrates' typical teaching fragments and related material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listening aims, listening attit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aker and listen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stening and knowledge. It could help educators think deeply about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teaching listening, and give them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Keywords: teaching listening; Confucius; Socrates; comparative; enlightenment